

詩

經

卷一

圖記

同治丙寅年重鑄

宋本較正

臨本詩經

姑蘇繩武堂藏板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
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
理之不具也白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羣

行聲

唯聲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卷之一

朱熹集傳

國風一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

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

風則亦頒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

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肄音異

雍去声

父音甫

辟同關

采去声

詩經

卷一

沱音駢

翦胡老

反

和去声

治平声

召音邵

和音戶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
 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
 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
 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
 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為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
 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
 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
 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
 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
 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
 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
 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興去声 後倣此 應去声 驚音衣 别音籠 傳乘俱 去声 處上声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鷓鴣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名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宛反了淑女君

子好逑音求也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

江淮閒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别列女傳以

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

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妣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

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樂音洛

放上声

去音扶

圓應作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雉
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
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
恭敬亦若雉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與
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述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

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初金 羞初宜 苻音杏 菜左右

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叶蒲反悠哉悠哉輾音展轉音轉反側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行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

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
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

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昔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苜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愛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叶羽已反之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女鐘鼓樂之。音之薦之也。采，取而擇之也。苜，熟而

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

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苜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苜之矣。此窈窕之淑

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

据據同
亨古烹
字

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因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道自上古三代興廢

友別列

如音配

大音泰行去声

未有不中
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音于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

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鵲也

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

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

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

鳴於其上也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

凡言賦者放此

易去声

之無斃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

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弊敝同

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薄汚我私薄澣音緩我衣害澣音曷害否如字歸寧

父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

擗軟平聲

擗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

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

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

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

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

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

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

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長上聲弛音施

采音洗

舍上声

復去声 扶又反

能音皮 亦同

采采卷

上聲

耳不盈頃

頃音

筐嗟我懷人

實彼周

行

叶下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

行

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

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實，舍也。周行，大道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

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

子故不能復采而實之，大道之旁也。○陟彼

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以不永懷，以不永懷，以不永懷。

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

以不永懷

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上

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

飾之，末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

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

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飲，其不至於長以

為念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也為念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

也為念